

农村文学丛书
当代短篇小说选
第一集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辑
当代文学研究室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农村文学丛书
当代短篇小说选
第一集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辑
当代文学研究室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复兴路61号)

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 印张 6 3/4 字数152千字

1982年2月出版 定价0.55元

书号: 10267·3



农村文学丛刊

中国社会科学院
当代文学研究室

编辑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出版

1981

说选

第一集

编选说明

编者

典型事例	马 烽	1
被爱情遗忘的角落	张 弦	19
上李村	王吉呈 张子良	40
笨人王老大	锦 云 王 毅	54
喜悦	何士光	71
锻炼韩宝山	张石山	79
牺牲	张一弓	99
赶场	陈 翔 路	122
黑水流	高 晓 声	134
内 山	王 润 滋	153
竹叶子	莫应丰	174
发生在春天里	王金力	201

典型事例



马

烽

金长久敞开棉袄，不住地抽着烟，不停地
在房里走来走去，……

县委书记金长久，已经是五十出头的人了，但看起来顶大不过四十岁。小个子，小圆脸，留着小平头。人样子长得很精干，工作起来也干脆利索，从不拖泥带水。

这天，一吃完早饭，他把几件急需要办的事安排了一下，然后就躲到招待所的一间空客房里，忙着去修改他的讲话稿。再过五天要开三级干部会，他要争取在开会前把讲稿

打印出来。他正聚精会神地改稿子，门被推开了。只见办公室主任老魏，领着龙头公社书记陶清撞了进来。金长久忍不住盯了老魏一眼。老魏明知道他是为了排除杂事干扰才躲到这里来的，而现在竟然又……

“金书记，”陶清一进门就气呼呼地说道，“横沟大队把他们的小煤窑停了！”

“什么？停了？！谁让停的？”

“蒋双喜。”

“蒋双喜？干什么的？”金长久一时想不起这是哪个部门的干部。老魏忙提醒道：

“就是横沟大队原来的老支部书记嘛。”

“他有什么权力？！”

“今年夏天，横沟支部闹着要改选，蒋双喜又被选成了支书。”魏清解释道，“公社党委审批的时候，大家认为这老汉虽然爱咬死理，可对群众生活挺关心，所以就批准了。谁知他重新上台还不到半年，竟然来了这么一手：停办小煤窑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金长久“叭”一声把手中的红蓝铅笔拍在了桌子上，一迭连声地说，“胡搞！简直胡搞！”他气得脖子都红了。

金长久生这么大的气是有原因的：这座小煤窑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被当作“资本主义邪路”封闭了。结果不仅是横沟大队收入减少，连附近各村群众也受了害——靠着煤窑烧柴禾。去年，金长久调到这个县里以后，大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，这座小煤窑才又恢复了生产。既增加了队里的收入，又方便了附近各村群众。特别是今年这一年，组织劳力大挖煤炭，使每个劳动日工分值由六角提高到了三元三角。一百五十户人家的大队，竟然有三十多户分红超过了一千

元。这是“充分发挥本地优势”，“先让一部分农民富起来”的典型事例。金长久准备在三干会上讲话稿中，专门写这么一段，进行大会表扬。可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蒋双喜却来了这么一手！这正象花轿已经抬到门口，新媳妇跑了。怎么能不叫他生气呢？

办公室主任老魏，见金长久眉眼恼得怕人，陶清坐在椅子上直出粗气，房子里的空气好象冻住了。他忙打破沉默，向陶清问道：

“你们让他学习中央文件了没有？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广开生产门路，要让农民尽快富起来……”

“这些道理都给他讲过；文件也学了。要不学文件，他还不该停小煤窑哩！他说这叫‘因地制宜’！公社反对他这么胡搞。他说‘文件上写得清楚，生产队有自主权’……”

金长久敞开棉袄，不住地抽着烟，不停地在房里走来走去，听到这里，忿忿地说：

“这简直有点诚心捣乱！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！”陶清连忙附和道，“如今正在大张旗鼓落实农村经济政策，千方百计让农民富起来。蒋双喜停止小煤窑生产，实际上就是堵塞群众的财路！这事要传到上边，人家还要以为咱们有意和现行政策唱对台戏哩！这不是专门给县委和公社脸上抹黑！”

金长久一拳打在桌子上，同时向老魏喊道：“你去打个电话，立刻把蒋双喜给我叫来！”

老魏口里答应着，身子却坐在那里没有动。他想：“万一蒋双喜来了和金书记谈得顶了牛，那就连个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。”如今金长久正在火头上，不便明说。他于是磨磨蹭蹭点了支烟，慢慢腾腾吸了几口，这才用商量的口气说道：

“金书记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：先让陶清同志回去找他好好谈谈，开导开导。”

金长久略一沉思，转身向陶清说道：“你可以明告他：如果他要任着性子胡来，三千会上我可要点名批判他了！”

陶清应了一声，扑风扫地地走了。老魏随后也走了。金长久这才又坐下来，继续修改讲话稿。可是思想怎么也集中不起来，不由地就想到了蒋双喜这个人。

金长久到这个县来只有一年多光景，有不少大队一级的干部他还不认识，不过蒋双喜老汉却给他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。那是今年春天的事情。有一天，他在清理前任书记留下的文件时，发现一年以前横沟大队群众联名写的一封信，要求给原来的支书蒋双喜平反。金长久亲自审阅了他的档案，同时也找一些人做了调查，对蒋双喜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。这人出身贫农，下过煤窑，合作化初期担任农业社社长，公社化以后当过大队长，后来又当了支部书记，一连当了十多年。他的案子发生在“农业学大寨”叫喊得最凶的那二年。公社三令五申，要他停止小煤窑生产，堵住这条“资本主义的邪路”，集中人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。蒋双喜不执行，他说：“有粮食没烧的，生吃呀！”后来县委强行封闭小煤窑。蒋双喜继续反对。结果给戴了顶“反对学大寨”的帽子，撤销职务，开除党籍，还被押到各村工地上轮流批判了两个月。每逢批判完要他表态的时候，他总是说：“你们嘴上批我哩，其实，你们心里想的和我一样，这我清楚。”每逢这时候，会上发过言的那些人，不由地就把头低下了。

很明显，这是一件错案，可是那个时候，凡是牵扯到“反对学大寨”这类案子，人们还不大敢碰。金长久不在乎。他说：“不管什么案子，错了就应当平反！”当他找蒋双喜谈

话的时候，问他为什么自己不早点来催问？这个又干又瘦的小老头不急不慌地说：

“胡折腾了十来年，冤、假、错案堆成了山，告状的海的海。咱何苦凑热闹，给县委添麻烦？再说，他们开除我的党籍就不合手续。怎？没经过支部讨论，全体党员没有表决，尽是瞎闹哩！他们以为一宣布，我就出党了。我没出去，我也不出去，到时候我照样缴党费，支部也就收束了。想起来还失笑人哩！”

金长久告他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县委还是要给他写个平反决定。并准备给他补发受批判时误了的工分款。蒋双喜老汉笑了笑说：

“谁给补？拿你的工资补吧，这事不是你办的。拿县委戚书记的工资补吧，他已经调走了。说来说去还是要队里出这笔钱。那些年社员们也够苦了，还能再让他们摊‘批判钱’？家里就我们老两口，生活也不困难。”

金长久想起蒋双喜老汉的这些表现来，总觉得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停办小煤窑。难道是陶清说下假话了？看来也不可能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吃完午饭。金长久突然决定亲自去横沟大队走一趟。这可把老魏急坏了。两辆小车都不在，一辆送到运输公司去修理，另一辆送病人去地区医院还没有回来。他知道金长久是个急性子人。要他迟去一天，看来是办不到的。老魏只好给公安局打电话借车。金长久连忙制止了。他说：

“不要为芝麻大点事，闹得四邻不安。搭辆顺车算了。”说完，匆匆走出县委会。老魏忙追出来，拦住土产公司一辆往火车站送货的卡车，把金长久安顿到司机棚里。卡车一阵风似的开走了。

这条沙石公路，是这个山区县城的交通干线，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，卡车、拖拉机、胶轮马车、自行车，不时从旁边闪过。司机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，车开得很稳。闲聊起来，才知道他家就在横沟大队。金长久随口问道：

“你觉得蒋双喜这人怎么样？”

“你是说我们老支书吗？可以说是德才兼备的好干部，事事为群众着想。要不，群众为什么那样拥护他？”

“文化大革命中也没夺他的权，是吧？”

“不，夺来。我带头夺的。”司机不由地红了脸。接着他告诉金长久说：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，他在县里住中学，跟着同学们天南地北串联了几个月。回到村里以后，联络了几个同学，成立个战斗队，贴出了夺权声明，并占领了大队办公室。可是村里没人理睬他们，开会召集不来人，碰到的人光皱眉头不说话，回到家里大人们连饭也不给做了。他们在办公室里窝了三天，心里说不来是羞还是气。后来就自动退出来了。

金长久听完，忍不住爽朗地笑了起来。笑完又问道：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我就参军了。”司机不加思索地说，“六九年招兵，我报了名。体格检查都合格，就是政审卡住了。村里借口我老舅舅是富农，不批。结果还是老支书说了句话才通过。他说：‘别故意找茬啦！那时候到处都在夺权，孩子们跟上旋风撒了把土，有啥了不起！’你听，他心眼多宽！”这时汽车开进了龙头镇，司机问金长久去不去公社？金长久摇了摇头。

汽车便从公社大门口开过去了。

出了龙头镇不多久，金长久忽然看到迎面来了两辆拉着煤炭的胶轮大车。他知道这一带只有横沟大队有煤窑。于是顺口向司机问道：

“听说你们村的煤窑停了？”

“没听说。我有一个多月没回家了。”司机一手把着方向盘，一手拿起墨镜戴上，挡住西斜的太阳，接着说：“那是我们村的聚宝盆，挖出来就是人民币，谁舍得停？老支书为这事挨过整。他绝不会办这种蠢事！”

这时汽车驶到了一个岔路口，司机把车停到了公路边上，有点抱歉地说：

“金书记，要不是车上拉着蛋品这类娇嫩货，我就送你到村里……”

金长久边从驾驶棚里跳出来，边说道：

“正好我也想走一走。是顺这条路进沟吧？”

“对，对。进沟不到一公里就是小煤窑。再往后走不远，就能看到村了。”

金长久向司机招了招手，转身向沟里走去。顺沟是一条不太宽的黄土公路。路上撒满了煤末，浮土都变成黑的了。路边上有各式轮胎压下的花纹，但一路上没碰到一辆拉煤的车辆。今年春天，金长久到横沟大队找蒋双喜老汉谈话的时候，这条沟里热闹极了，拉煤的汽车、马车、拖拉机连连不断。他坐的小吉普，只好从卵石河滩里开过去。而现在却显得冷冷清清。转过山脚，远远就看到半崖里那座小煤窑了。金长久想了想，决定先到煤窑上看个究竟。

这个煤窑是平洞子，洞口圈着一圈料石，前边堆着不大的一堆块煤。敞棚下放着几辆黑色的小平车，堆着一些丁字

镐和撬煤的大铁锹。旁边是一座简陋的工房。门口生着一个很大的泥炉子，红红的火焰直往上冒。火边上放着一把大铁壶，热气腾腾。整个煤场上看不到一个人影，越显得冷冷清清。金长久看到这种情景，不由地皱起了眉头，他没想到蒋双喜真的把这个赚钱的门路堵塞了。正当这时，传来一阵戏曲音乐声，只见一个拐腿老汉提着个半导体收音机，从工房里面走出来，一见面就问：

“你是县运输公司的？”还没等金长久开口，他接着又说道，“是来订明年的运输合同？前几天老支书不是早打过电话了，我们停产啦！买卖不成仁义在。先坐下歇歇，喝点开水。”他随手把收音机放在窗台上，倒了一碗开水，递给金长久。金长久坐在了火炉前的一条坑木上，边掏出纸烟来敬给拐腿老汉一支，边问道：

“老人家，为啥要停产？是不是窑里出问题了？”

“没有。这窑少说也有五十年了，从来没出过乱子。没瓦斯，没水，顶板很结实。”他见金长久望着他的腿，忙又说道，“你当我这腿是煤窑里砸坏的？不是。年轻时候我给龙头镇一家粮店扛口袋，从一房高的粮垛上跌下来摔坏了。以前我在队里喂牲口，上个月才调到窑上来卖炭，因此上咱们没会过面。”他说到这里，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根柴禾点烟。金长久趁这个空子问道：

“煤窑为啥要停产？”

“为啥？煤炭这东西，挖一筐就少一筐。不象韭菜，割了一茬又长一茬。方圆几十里，就这架山里有煤，你说日怪不日怪？已经挖了五十多年啦，还能有多少？五八年大炼钢铁，全区都从这儿挖煤，铁没炼下一两，白白烧了几千吨的煤。多可惜！这二年提倡首先让一部分农民富起来。这政策

订得好！可怎个富起来？上头下令大挖煤炭资源，连明带夜三班倒，光今年一年就挖了上万吨。本地卖不了，只好走后门，找关系，汽车拉到火车站，装上车皮往外销。老弟，不是我在你跟前打小报告，你们运输公司的司机们也够厉害的了。除了赚运费，拉一吨煤要求补助一块钱，少了一毛也不拉。这不是坑农吗？看我扯到哪儿去了。今年队里倒是赚了一些票票，窑里的煤可越来越少了。就照这么折腾下去，用不了十年，周围村里人烧火就得到外地去买煤呢！老弟，你说，不停行吗？”

金长久听他这么一说，不由地赞叹道：“你老说的有道理！”

拐腿老汉笑了笑说：“我要能说来这些道理，早就穿四个兜的干部服去了。这是喜子的说法，你不知道喜子是谁？就是我们老支书蒋双喜嘛。小名叫喜子。今年五十几了，比我小五岁。叫惯了小名，怎也改不过来。今年夏天他重新上台以后，开了个群众会。会上就说了这么一篇道理。他还说：‘咱们过日子不能只管眼前，得看得远点。咱们不是过上一辈子就不过了，得为后辈儿孙想一想。要是再过十年，晚一辈的人做饭没煤烧，会骂我们是败家子！会往我们骨头上吐唾沫！’你想想，这话谁能不赞成？不要说有儿有女的人家，就连我这个老光棍，两只手都拍红了。怪不得众人拥戴他哩。你看他说得多实在，想得多长远！……喂，大宝，你前几天才拉了一车，倒烧完了？”

金长久扭头一看，只见一个中年农民，赶着一辆毛驴拉的小平车走上坡来。高声回答道：

“拐叔，这是给我们村学校拉哩！”

“呃，我当是你听到煤窑停产想积存点哩。”

“谁还不知道，停产是不突击挖了，不往外地卖了，又不是为了卡本地人。”

“着哇！”

“你村老支书，这一手高！以前你们把成堆成堆的煤往火车站拉，往外地运，各村群众都有点担心，怕的是挖空了，以后买不到烧的哩！”那个叫大宝的中年农民，把车赶到了煤堆前，边往车上装煤，边又说道，“就这么一堆堆了？”

“你发愁啥？卖点挖点有啥不好？省得挖出来堆在那儿风吹雨淋。煤在山里压着，它还能跑了？”

金长久忙说道：“这么说，你们的煤窑不是下了马，而只是缩小了生产，不向外地销售了。”

“对，对。就是这意思。”拐大叔用铁锹把炉坑里一些没烧透的炭块扒拉出来，边往炉子里添，边说道：“我就赞成喜子那话：过日子要细水长流，不能今日有酒今日醉。”

金长久赞许地点了点头，问道：

“噢，你们老支书，既是夏天就考虑到往外地卖煤不对，为什么不早点采取缩小生产的措施？”

“不能啊！做买卖讲的就是信用二字。去年冬天和人家就订了合同，能半路上撕毁吗？唔，这都是前任支书胖娃出下的糊糊，要不支部就提前把他改选了……”

“缩小了生产，收入就要减少，工分值就会降低……”

“老弟，这事用不着你发愁。喜子没两下子就敢这么干？”这时从坡下又来了两辆拉炭的马车。拐大叔忙着和赶车的打招呼，也顾不得和他闲聊了。金长久忙问道：

“老人家，你知道喜子在不在村里？”

“我说老弟，别白跑腿了。喜子是说一不二的人，这笔运费赚不成。”这老汉一直把金长久当成是运输公司的干部。

金长久没有解释，只是笑了笑说：

“我还有点别的事找他谈谈。”

“呃。那你路过砖窑看看吧。这些天他常钻在那里。”

三

金长久顺沟走了不远，就看见北边土崖下有一座砖窑。

窑顶上浓烟滚滚。旁边码着一大堆青砖。附近的场子里，排列着一行行半截墙一样的砖坯。这里没有什么劳动的人，只有一个老汉和一个年轻姑娘在窑前看火。那姑娘年纪有二十岁，浓眉大眼，穿着一身帆布工装，左腕上带着手表，头上包着块花头巾。她一见金长久走来，忙笑嘻嘻地打招呼：

“呀！金书记。



↑金长久好象觉得有人摸了个耳光，脸上立时火辣辣地。

参观我们的砖窑来了？”

金长久想不起在哪儿见过，随口问道：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横沟大队的团支书，叫林秀。去年冬天在县里开团代会，听你讲过话。”

“这砖窑是什么时候建的？”

“今年夏天开始筹建，秋收后投入生产。”林秀完全是用谈论大工业的口气说的。她随手捡起半块新砖来，伸到金长久面前说，“金书记，你看这质量，没一点夹生的，从里到外一色青。”

“唔，是不错。”金长久随口问道，“你是学徒工？”

“不，我是青年老师傅。”林秀笑着说。她一点也不怯生，显得又开朗，又大方。她见金长久用怀疑的眼光望着她，忙又说道：“真的。我专门在县砖厂学过两个月。是我们老支书派我去的。”

“老支书不在这里？”

“今天没有来。到石灰窑上劳动去了。我领你去找他。”

“你忙吧，告我怎么走就行了。”

“你找不到。石灰窑在另一条沟里。”她回头向那个老汉喊道，“承柱叔，我到青石沟去一下，火苗由白变红，就赶快上煤。”

“哎？”那老汉大概有点耳背。他把一只手拢在耳朵后边，两眼望着林秀。林秀又大声重复了一遍。他这才点了点头。

路上，林秀主动说起了小煤窑缩小生产的事。她把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，意思和拐大叔讲的一样。只是用词不同。末了她说：

“今年夏天，老支书请来个专家，在窑里测算了一下，储量已经不多了。必须节省这点宝贵的财富，避免将来出现‘能源危机’！”说完“格格格”地笑了起来，金长久也忍不住笑了。接着，林秀又说道：

“有人担心这么一来，收入会降低。这事老支书早就安排好了。建起砖窑、石灰窑，用现成的煤炭，把黄土、青石烧成建筑材料，这还不是收入？煤炭资源省下了，钱也赚下了。这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好！确实是个好办法！”金长久说得十分诚恳。心里感到热呼呼的。他不仅弄清了蒋双喜坚持缩小煤窑生产的原因，而且进一步认识了这位实事求是，有远见卓识的农村干部。他沉思了片刻，关心地问她：砖窑、石灰窑有多少劳力？林秀回答道：

“根据老支书的提议，我们是把煤窑、砖窑、石灰窑这三窑合成了一个专业队。劳力统一调配，哪儿当紧上哪儿。就像我们砖窑吧，热天要刨土、和泥、脱坯、晒坯，人手少了干不成。冬天，平常只有三个人轮班烧窑看火。遇到出窑、装窑，临时增加劳力。这样不愁窝工没活儿干，也不怕活儿多干不完。”

金长久不由地赞许道：

“这倒真是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两全其美！”

“可是陶典型死反对……”

“陶典型是谁？”

“嘻嘻。”林秀忍不住笑了笑，“就是我们公社书记陶清嘛。人们背后瞎给起的外号。因为他什么事上都爱树典型。他逼着非要我们继续大挖煤炭资源不可……”

“是不是他对你们这里的具体情况不了解？”

“怎么不了解？”林秀说话时出气都粗了，“昨天他还专门来了一趟，还是逼着要我们大挖煤炭资源。老支书把什么道理都给他讲了，说那是杀鸡取蛋。还告他说明年要买一部制砖机，保证工、副业收入不低于今年。可他非要我们按他划下的道道走不可！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林秀的气更大了，“要我们尽量往回攒票，要逼着我们成为全县先富起来的典型！”

“这样做不好。”金长久皱着眉头说，“不过，他的动机不能说是坏的。”

“我看动机就是为了他自己！”林秀的嘴象刀子一样，“有了典型就是成绩，有了成绩就是升官的资本！你不信？割资本主义尾巴那几年，他是公社主任，在柳树坪蹲点，把柳树坪割成了全公社砍光的‘典型’。他就升了公社书记。要是再把我们村逼成富起来的‘典型’，还不调到县里去当部长！”

金长久苦笑了笑，没有接话茬。他觉得这个泼辣的姑娘讲得不无道理，可他又不好公开表示什么态度。这时他们已走到了青石沟的沟口，远远看到沟里有不少人在劳动。一排溜有四、五座石灰窑。有的人在出白灰，有的人在装窑，有的人在往冒着烟火的窑顶上抹泥巴。半屋里还有几个小伙子在打炮眼。满沟里到处是人声笑语。林秀道：

“这条沟里尽是青石，真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！”

“这地方很好找嘛，何必要你送一趟？”

林秀变了个鬼脸，然后郑重其事地说：

“金书记，老实坦白，我就是想抓住这个机会，向你反映点真实情况。昨天陶典……书记来和老支书争了半天，老